

寄一張明信片

很多人喜歡收集明信片，筆者也是。但有條原則，那就是：一定要實寄。在書店、展會或是旅遊景點購買的明信片，哪怕設計再精美巧妙，若直接拿回家貼在冰箱上，或是插在相框邊緣，總還只是一張畫片，如同一塊未經雕琢的料。

只有認真寫上地址、寄語，貼好郵票，小心翼翼地塞進郵筒，這張明信片才算真正呱呱墜地，來到人間。在接下來的幾天，它會被蓋上郵戳，踏上跋山涉水的旅程。可能會搭乘汽車、貨車、輪船、飛機，再被摩托車、三輪車、自行車載着，直到被郵遞員放進收信箱裏，最終被收件人帶着驚喜捧在手心。

一路上，也許是春暖花開、夏木陰濃，也許是秋霜紅葉、快雪時晴，有坦途，有顛簸，帶着不同的風景，最終抵達彼岸。經過這些洗禮，每張明信片便擁有了獨一無二的靈魂。

今年春節前夕，疫情漸遠，在郵局購買了一摞賀年明信片，分寄給遠方的朋友。一提筆，竟頗感生疏。寫明信片的感覺，與手機上發一條訊息截然不同。手機打字，字體都是整齊設定的，且長短不拘，寫錯了隨便刪改，即便誤發也可即時撤回。明信片則不同，篇幅有限，須一筆一劃，字斟句酌，核對地址姓名無誤，字跡清晰，避免影響投遞。還要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空白，寫上最精確表達心意的話，並小心寫錯字，破壞美觀。此時，許多有關親情、友情的回憶瞬間，不斷翻上心頭。

明信片寫完，手心竟緊張得出汗。筆者還習慣在明信片上鈐一枚印章，做點個性化的點綴，滿足一下附庸風雅的虛榮心。

大年初三，第一位收到明信片的朋友激動地說：這是收到的最開心的新年禮物。也許，很多人都是許久沒收過手寫體的信件了。那種喜悅，是匆匆去來的手機短訊，永不能替代的。



人生最瀟灑之處，就是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。因為說走就走，是人生最華麗的奢侈，也是最燦爛的自由。然而三年疫情讓說走就走變成了真正的奢侈，特別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兩個城市，最近的距離變成了最遠的鴻溝。

驚喜來得很突然，隨着內地與香港全面恢復正常往來，說走就走的雙城生活終於又回來了。

二月六日早上，在深圳蓮塘口岸入境大廳，穿着黃色騎行服、戴着頭盔、推着單車過關的三個香港车友格外引人注目，媒體的鏡頭全部對準了他們。他們一行人是從香港的家一路騎車過來，



上回提到，亞當·格蘭特（Adam Grant）的暢銷書《逆思維》教導大家「停下來，想一想」的重要。原來，我們不單要在工作或計劃之中，加插「重新思考與重新定位」的環節，更加要在人生中學會隨時給自己重新出發的機會。

在此，格蘭特告訴讀者他曾經是一個運動員的經歷。格蘭特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可以全情投入專心一致的人。在兒時，他將全部心力放在籃球場上，但中學時，卻沒被選上籃球隊。

後來，格蘭特決定改踢足球，但依



網上有許多文章教人穿衣之道，不少挺實用，例如每季各大設計師品牌的特色歸納、經典款式沿革介紹、冷暖顏色的分別等，可以省卻讀者翻查資料的時間，又可透過消閒閱讀有所獲益。然而有種所謂的「王道」文章我卻不大苟同，而且覺得有違時尚重嘗試創新的原則，就是以作者主觀角度寫的「 \times 歲後應該這樣穿」、「懂高級的人不會這樣穿」、「 $\times\times$ 色過時了，今年更流行 $\times\times$ 色」等，那些活像以時尚教主口脛告誡世人的守則。

愛看這類教條式資訊的人，可能期

據說是為下周要舉行的年會提前過來踩點，他們還順便在深圳吃了個早餐就回去上班了。蓮塘口岸是唯一一個可以騎自行車過關的口岸，這對於车友們來說是福音。聽說不少香港小夥伴準備利用周末或節假日騎車過來一邊欣賞美景，一邊鍛煉身體。

有幾位香港老人更有趣，一大早從羅湖口岸入境深圳，憑着老年證件免費坐了一大圈深圳地鐵，逛遍大半個城市，最後在南山區享受了一餐美食，經深圳口岸回香港。他們說未來這將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我的家在深圳，公司總部在香港。



然沒有被選上高中的足球隊。最後，他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運動——跳水。他每天練習，常常在游泳池練習到閉館為止，最終獲得了參加青少年奧林匹克的全國賽資格。

當時，跳水是他的全部，是他的身份認同，他的衣食住行都跟跳水有關，就連個人電郵都加入了「跳水」一詞。然而，到了大學之後，他見到更多更有天分的選手。他開始害怕跳水，慢慢覺察到那些高級選手的水平，並不是單靠努力就能達到的。他失去了練習的快樂，也常常因為思緒太多而做不好動



望改善個人打扮，減少出錯，也想配合潮流趨勢。可是他們卻偏偏忘記了穿搭最忌盲目跟風，就算每年彩通（Pantone）會公布年度代表色，也不代表整年的衣着只能圍繞一種顏色。剛巧彩通為二〇二三年選擇的代表色是濃烈又明亮的「萬歲洋紅」（Viva Magenta 18-1750），但許多分享穿搭心得的博主又常說中年開始，打扮要避免色彩飽和度高的服飾，穿大地色或黑白灰才有高級感。每次看到這種論調，我都想反問一句，難道年紀大了，就不可穿讓人感覺精神、活潑和溫暖的



來來往往

已經有三年的時間沒有去香港了，這幾天想去香港的願望佔據了我全部的心情，剛好周三有工作的事情需要去香港。我收拾好簡單行囊，帶着一絲「近鄉情怯」的微妙心情踏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，我走的是福田落馬洲口岸，過關的過程非常順暢，當我拿着八達通刷卡準備過關口乘車時，顯示無法使用，立刻有一個工作人員過來，帶着了然的表情微笑着跟我說：「是不是好久沒有過來了？到那邊去把卡激活一下。」

我和接我的司機約好在金鐘見面，以前從落馬洲乘列車最遠到紅磡，現在已經可以直達金鐘。出了金鐘站，面對



小心過早建立自我認同

作。他更有了身份危機：如果我不是跳水運動員的話，我是什麼呢？

這是心理學所謂的「自我認同預先關閉」（identity foreclosure），意思是一些人（尤其青少年）過早以為找到了人生方向，但這些身份定位大都建基於別人的安排與外來的讚賞，而不是經過內在探索而來的結果。一旦那些權威與掌聲消失，這些人便會特別容易陷入迷惘。

因此，我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：人是可以重新思考，重新認識自己的。當時，作者說服了自我，明白跳水是一時



立體的行為藝術

色調？

此外，所謂的「高級感」多指氣質，可是氣質這事兒除取決於外觀，亦關乎內在的涵養、識見與修為，絕非單靠素色打扮就可營造。倘若不經思考就跟隨那麼片面的法則，相信也難以單靠外在條件予人「高級」的效果。

認真對待穿搭，可視之為廣博又深奧的學問，涉及藝術、歷史、社會、心理和紡織等領域，難以一本通書看到老，也沒人可以告訴你怎樣穿就一定不會出錯。我喜歡研究穿搭，因這是一個自我了解的過程，包括認清自己或穿衣



熟悉的街道和來來往往的人群，好像還是老樣子，又有一些陌生，有的地方已經做起了新的生意。但是感覺很多香港人更親切了，心情便好起來。接我的同事一見面便給了我一個特別燦爛的微笑，說：「歡迎回到香港。」

這次來的匆忙，下次我再來的時候要去香港故宮看看。這也是同事極力向我推薦的。



的熱情，而不必要是人生最終的目標，與其將心力都放在單一跑道，倒不如摸索更多的可能。

之後，作者離開了跳水隊，一方面成為了兼任跳水教練，另一方面將多出來的時間投放在研習心理學，而他其後得到心理學博士、不到三十歲便成為華頓商學院最年輕的終身聘教授，以及極受歡迎的作者一事，只是後話。



者的條件、性格與喜好，也要考慮不同場合的要求，甚或客觀環境的氛圍，是立體的行為藝術，更需具創見與展示的勇氣才能錦上添花。希望穿得賞心悅目，還是先靜下來，從外而內好好了解自己，不要人云亦云。



《瑪利亞·德·塔西斯像》

一幅好的肖像畫，可以透過作品本身，傳遞出畫中人甚至是畫家本人的內心世界。肖像畫最早可追溯至古羅馬時代，從最初對神的描繪，發展為皇室成員享受的特權，在當時，只有統治階層和貴族階層才有資格請畫家為他們創作。過去很多權貴都喜歡訂製肖像畫，而安東尼·凡·戴克（Anthony van Dyck）對肖像畫造詣頗深，也令他成



為十七世紀炙手可熱的肖像畫家之一。

安東尼·凡·戴克從小展現繪畫才能，還是繪畫大師魯本斯（Peter Paul Rubens）的學徒。約一六一六年，十七歲的凡·戴克來到魯本斯的工作室學習。學徒眾多的魯本斯，將凡·戴克視作「最優秀的學生」，甚至認為凡·戴克更像其首席助理，並鼓勵其從事肖像



畫。凡·戴克的肖像畫風格早期以等身肖像為主，人物的形象高大優雅。因此，他與老師魯本斯一樣，作品符合當時貴族的喜好，有源源不絕的繪畫工作。

《瑪利亞·德·塔西斯像》（附圖）是凡·戴克的傑作之一，這幅作品由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，亦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舉行的「藝苑尋珍——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名品」特展的重點展品之一。瑪利亞·德·塔西斯來自意大利北部貴族家庭，這個家族在十五世紀



晚期開發出歐洲最早的郵政系統。

畫中十九歲的瑪利亞凝視觀者，帶着若有似無的一抹微笑，呈現一種不做作的魅力，其樣貌與性情被完美捕捉於畫布上。她身上的蕾絲領、絲袍、珍珠和駝鳥毛扇，質感各有不同，畫家以令人驚嘆的「高清」手法將其美態呈現無遺，堪稱他所繪製的女性肖像畫中的巔峰之作。



邂逅「1881」

在尖沙咀站下了地鐵，本來要去逛維多利亞港。前面遊人坐自動扶梯上了高處，尾隨而去，邂逅意外驚喜：位於香港九龍廣東道二號，集建築、風光、歷史、文化、商業於一體，可供休閒、賞景、購物、懷古的「1881傳承」。此地原為香港水警總署舊址，因建於一八八一年得名，現有前水警總部主樓、前馬廐、前「時間球」塔、前九龍消防局及消防局宿舍等建築。

景點居高臨水，視野開闊。當年此地承擔了為過往船隻糾正時間，監測、預報熱帶風暴等災害天氣，消防保安等重任。如今建築秀美依舊，在周邊高樓中絲毫不落下風，還因翻修、擴容、增加文化活動辦得更是有聲有色。前總部主樓的三層灰白歐式建築已翻建成「1881公館」酒店。外部兩側有拱窗，中間是長長遊廊，風格優雅，適合熱帶氣候。入內，天井裏正在舉行婚禮，司儀講話，來客唱歌，賓主盡歡。一側的馬廐舊址前開發為草坪、花園，幾位女子在樹下白色圓桌邊喝茶聊天，享受浮生一刻的清夢。

通過樹葉裝點的幾個小拱門，走到帶金屬圓頂的圓柱形「時間球」小樓。兩位家長帶孩子在門外水池邊休憩，又有新郎、新娘來拍婚紗照。下到第二層，可參觀文化館，裏面正播放修建「1881」建築群的視頻，還有記錄香港歷史的老照片展。從二樓欄杆向下望，一層廣場上有人在拍戲，花壇裏是冰淇淋球狀的樹葉花籃。逛街購物的，圍觀看熱鬧的，坐下休息的都各得其所。

「活化」古蹟，讓歷史遺址成為今人能夠享受、體驗的地界而非靜止不動的「化石」地標，這一宗旨在「1881傳承」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


科幻魅力

千呼萬喚始出來。內地春節檔大熱電影《流浪地球2》於昨日在香港上映，立刻引起本地的科幻熱。再加上上月於內地中央電視台開播的電視劇《三體》，中國科幻影視劇愈發充滿魅力，所探究的故事也逐漸駛向廣袤的宇宙空間。

科幻影視作品，體現的是創作者對於未知空間的想像，其魅力不僅在於讓人們感受到科幻特技的運用，是如此地先進，更提升了欣賞者的想像高度，讓人們從宇宙視角審視自己的生活。筆者觀畢兩部熱播的科幻影視作品，不禁有了些新思考。

譬如在觀看電視劇《三體》時，劇中有一個設定是，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，乃至可以信賴的科技文明，是否只是「如主一般存在」的外星生命的無心之舉？人類在受到輻射罹患白血病時，是否真的能選擇「冬眠」，繼而一直等到在遙遠的未來產生新的醫療技術？

科幻影視作品並非科普片，一系列幻想設定，雖然都要服務於情



土撥鼠也有春天

「我曾經走過許多地方，把土撥鼠帶在身旁。為了生活我到處流浪，帶土撥鼠在身旁。」這首有着浪漫式傷感的土撥鼠之歌，在西方傳唱已久，人們對土撥鼠的喜愛並未隨歲月流逝而改變。

每年的二月二日，是美國的「土撥鼠日」（GroundhogDay），這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傳統節日，據說為早年定居賓夕法尼亞州的德裔移民所傳入，演變至今已成為一種古老的儀式。

今年的二月二日，天色漸明，超人氣土撥鼠菲爾的大批粉絲，已從各地湧至賓州西部城鎮彭格蘇塔維尼。當日，見慣大場面的菲爾從樹樁爬出後，面對這麼多熟悉或陌生面孔，一點也不怯場。牠的官方「翻譯員」宣讀預言：「我在台上看見一道影子，所以無論如何判斷，冬天都會再持續六周。」現場的歡呼聲四起，人們期待與菲爾一起迎接姍姍來遲的春天。

依據傳統的儀式，在土撥鼠日這一天，當「預言家」土撥鼠鑽出地洞、出現在樹墩旁，若牠看見自己的

影子，那麼冬天尚有六周；如果天陰，土撥鼠的影子沒有出現，那就代表春天的腳步來了。

晉身「網紅」的菲爾，並非唯一有資格預言春天的土撥鼠，牠經常面對挑戰。在二〇〇一年土撥鼠日，北美共有三隻土撥鼠，包括菲爾在內，均預告會有一個晚春。到了二〇一八年，菲爾「老貓燒鬚」，遇到居住在史坦島動物園的查克，在土撥鼠日這一天，菲爾在賓州預測晚春，查克卻在紐約唱反調，預測早春將至。

到底菲爾和查克，哪一隻土撥鼠的預言更準確？從往績來看，菲爾先後十八次預測早春，成功率百分之三十九。查克曾預測六個早春，成功率百分之八十二。然而，最終的輸贏結果，又有多少人在意？每年如約而至的菲爾，依然穩坐賓州首席土撥鼠「預言家」的寶座。

